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 全 译 本 ◆

过河

[英国] 约翰·高尔斯华绥 / 著 曹庸 / 译



Over the River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永恒经典 · 一世珍藏

ISBN 7-5354-3260-3



9 787535 432605 >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Over the River

过 河



[英国]约翰·高尔斯华绥 著
曹 庸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河/(英国)约翰·高尔斯华绥著;曹庸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3

(全译本世界文学名著典藏/黄禄善主编)

ISBN 7-5354-3260-3

I. 过…

II. ①约…②曹…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5159 号

责任编辑:姚梅李易 责任校对:黄黎丽

装帧设计:陈必琴

责任印制:左怡秦新华

封面绘画:杜娟

插图绘画:贾培生等

排版制作:沈霞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深圳大捷利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1 插图:6

版次: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74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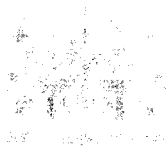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主编:黄禄善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王智量	许光华	李美华
赵燮生	黄禄善	韩忠华
杜 蕾	李 易	王仙芳
任 红	金泽龙	沈 婧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名家导读

上个世纪 60 年代，英国民众曾被一部电视连续剧所迷倒。据当时的报章记载，每至周日晚播放之际，各城镇行人稀少，教堂做晚礼拜者也寥寥无几。这部使万人空巷的电视连续剧就是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荧屏上，那些富贵、浮华、雍容的世家的羽翼笼罩下的各路阴险、自私、冷漠的“有产业的法利赛人”，以及他们的叛逆者和受害人，演绎出的种种悲欢离合、迂回曲折的故事，令观众唏嘘慨叹。这一电视连续剧的成功，让人再度对业已谢世的原作者，著名作家高尔斯华绥（1867—1933）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位当年曾深受读者喜爱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1932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此时已久为评论界和读者所冷落。在当时和之前的某些现代主义文学家和批评家看来，高尔斯华绥的作品过于琐碎细腻而沦于“工具化表现”（如维吉尼亚·吴尔夫所谓的“双手抓满艺术工具就无法穿越艺术的独木桥”，因此像他这一类的作家给人的只能是“不完整不满意的感覺”），是对现实的庸俗模拟，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者”，“根本不

能算是艺术家”(克莱夫·贝尔语)。但这些偏颇之见和读者的一时轻忽，毕竟无法替他盖棺定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那些风格细腻、文笔流畅、结构精巧、情节动人的作品日益被读者看重。这些作品与其他众多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品一起，形成并继续建构着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

高尔斯华绥生于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他自幼喜好文学，聪慧而敏感，受过完整的“高尚教育”。少年时曾就读于英国著名的哈罗公学，这所贵族学校以培养“社会精英”为己任，但与当时所有同类学校一样，提供的却是乏善可陈的货色——刻板而严格的教学内容与方式，这让几乎所有的从学者都郁郁不爽。可以想见，生性不那么外向、喜好观察的高尔斯华绥，在这个预习未来社会的“小世界”中自有一番历练，并因此对社会与人性拥有了感性与知性的双重领悟。中学毕业后，秉父亲所示，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法律专业。但喜爱文学、好舞文弄墨的他与法律并不投缘，大学毕业后他未专心投身法律界，相反却出国漫游，广泛观察世界，交朋访友，搜寻素材，一心写作。期间，他结识了著名作家康拉德，受其影响很深，并引为终身知己、挚友。在康拉德的鼓励帮助下，加上他自己在国外旅行时的种种见闻与感触，他的习作内容越来越丰满深厚，观察视阈越来越开阔，道德和社会批判意识也更为彰显。

由于高尔斯华绥的父亲身为著名律师，家境优渥，其家族自然与英国上流社会交游广泛；而他本人又曾在法律界实习过，耳闻目睹，所见甚夥，因此对那些“高尚阶层”有着再清楚不过的认识。在他看来，此阶层中人在道貌岸然外表的遮蔽下，有着虚伪、贪婪、欺诈的本性。例如《圣经》中所述的法利赛人，口口声声坚持的律令信条只是虚饰的外表，而处世为人却不折不扣地反其道而行。对这伙英国社会的鄙陋鼠辈，他深深厌恶，决心以笔为之素描而痛加贬斥。他30岁那年，开始以“约翰·辛约翰”(John Sinjohn)的笔名陆续自费出版了四部小说集，在这些作品中，他的道德批判意识已初露端倪。但这些艺术上火候稍欠的

集子没有在英国当时的文学界掀起波澜。直至1904年，他以真名发表了长篇小说《岛国的法利赛人》，才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这部作品明显带有作者生活阅历的影子，讲述了一个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不愿成为律师而遍游四方，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外国朋友，受其影响，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发现周围的世界充满了伪善与欺诈之徒（“法利赛人”）；最终，他毅然拒绝了原本该是他安身立命的上层社会。应该说，作品并不完美，人物的形象塑造、性格刻画以及情节结构远未成熟圆润，但小说所体现出的“叛逆意识”和强烈的道德感仍令读者备觉震惊。在阅读作品的同时，他们不得不和主人公一起考问这个以金钱和贪欲为生活原动力的堕落时代，重新细细打量这个“由诸多法利赛人统治的岛国”。正如有些评论家所指出的，高尔斯华绥为整个民族的统治阶级“描绘了一组集合着自私、刻薄、冷漠、伪善特征于一体的性格肖像”。在他随后发表的作品中，这一特征愈加明显，并成为高尔斯华绥终生一以贯之的作品风格。按照他的话说，“小说家应该通过性格的塑造而对人类道德伦理的有机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即在作品中通过不露声色的性格塑造和细致入微的描绘，以及刺及至深的批判层面，为读者绘出现实生活本质的肖像。

无疑，他做到了，并且借助于日益娴熟而优美的文笔以及史诗般的巨构——由众多长篇小说（多为三部曲形式）和一系列中短篇小说组成的前后关联的“小说群”——而臻于完美。高尔斯华绥一生创作了17部长篇小说，此外还有数十篇中、短篇小说以及上百篇散文随笔（编为10多部作品集）。其中，属于上述的内容有机相联的“小说群”系列，主要由3个三部曲和数十个中、短篇小说构成，三部曲分别为《福尔赛世家》三部曲（包括《有产业的人》、《骑虎》、《出租》），《现代喜剧》三部曲（包括《白猿》、《银匙》、《天鹅之歌》），《尾声》三部曲（包括《女侍》、《开花的荒野》、《过河》）。除此之外，高氏还创作了26个剧本。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是对基于金钱利益关系而结构化的上

层社会的伪善、腐朽本质的揭露和批判（由此，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社会制度都成为其作品的批判对象），其文本剖析的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法利赛人”的荒谬与邪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高尔斯华绥的作品“通过对显示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见《恩格斯致敏·考茨基》）。但需要指出的是，高尔斯华绥并非是个激进的革命鼓吹者，他的上层社会地位和富裕优越的生活状态，决定了他至多只是个社会改良的热心倡导者。他寄希望于人性的善的“回归”，以协调社会中富裕上层和贫穷下层的关系为愿景，因此他的批判的锋芒尽管犀利，然而也止于此——即敏锐地提出问题并予以尖锐地批判，但答案却是蜃楼海市、无处可寻。在高氏看来，人的贪婪欲望及其表现（金钱、地位、情色等等）是社会一切罪恶的渊藪，占有欲的永难平息同欲念意图的不断涌现之间，形成了现代社会的难以廓清的“戈尔丁之结”，所有的社会行动都无法逃避贪欲的渗透，因此除了寄希望于人性中的爱与善良，对这个金钱支撑的邪恶社会，别无挥剑一斩痼疾而施行疗救的妙方。

通览高尔斯华绥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最主要的3个三部曲），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作品恰似一条浩荡的长河，由浅显狭隘走向宽广深沉，由旋流激荡走向平和包容。如果说，他的《岛国的法利赛人》是其魅力独具的成熟作品的源头；那么，精致、舒缓、极富戏剧性的《过河》则是长河的尽头，如一曲美丽的挽歌，为那个美丽不断消逝的世界无奈地低吟浅唱。

的确，《过河》是高尔斯华绥的作品中一部具有独特地位的长篇小说。

首先，它是高尔斯华绥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1933年，小说草稿完成不久，他便溘然去世。这部作品是经其夫人整理草稿后，方始得以出版的；因此，作为高尔斯华绥的收笔之作，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特殊的总结性意义。其次，它是作者最后一个系

列三部曲《尾声》的最后一部，既承应三部曲乃至整个大“小说群”的有机结构——从而与这一系列庞大的“作品群”的主题相关联，又可作为独立的关涉当代女性爱情生活的长篇小说来阅读。再次，这部作品的风格相当纤细委婉。作品不仅如作者的其他小说一样，语言丰富生动，情节构思巧妙；更主要的是，在作品中，反复不断地出现“河流”及“过河”的意象，具有十分明显的象征主义的特征（尽管作者十分反感所谓的“象征主义”之类的花哨的现代派手段）和为表现女性心理与复杂情绪而突出的细腻柔和的独特写作风格。同时，小说的戏剧性特点也十分显著，其对话生动、形象，可以看做是高尔斯华绥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其中第三十一章简直就是一出别开生面的以法庭为背景的情境剧佳作）。

《过河》的结构并不芜杂旁逸，主要由两条情节线索构成：一条是退休将军之女，美丽的少妇克莱尔无法忍受婚后丈夫的性虐待，从东方的殖民地家中搭船返回英国，航行期间结识了青年男子詹姆士，后者深深迷恋上了她；抵英后，她与随之赶来的丈夫发生了曲折坎坷的离婚诉讼，其间夹杂着她和詹姆士的复杂情感关系。另一条是关于克莱尔的姐姐丁妮，她在帮助妹妹的同时，再次经受了爱情婚姻的考验；由于她之前的感情挫折（需要向本书读者做一简单介绍的是，《尾声》三部曲的故事发生在一战后的英国，三部曲前两部中提到，丁妮是个非常聪颖能干的女子，曾经拯救过家族的声誉；她曾爱上了一位信奉异教的另类诗人威尔弗里德，但在家族的坚决反对下，被迫中止了这份热恋。而在本书中，她的这位恋人在东方一次渡河探险中溺亡），她的这场新的情感之旅（准确地说，是被新当选的地方议员多恩福特的追求过程）更具有某种象征的意蕴——女性在爱情婚姻中的自主地位的愿望与达成现实之间的遥远距离。

可以发现，在小说中，“过河”的意象借助丁妮的梦境和对生活的冥想而反复出现——

“她梦见自己站在河岸。威尔弗里德拉着她的手，指着远处，

说：‘又碰上一条河，又要过河！’他们手携手地顺着河岸走下去。河水全都变成黑色！她抓不到他的手，吓得大声叫嚷。她立不稳了，在水里漂来漂去，伸出了手挥来挥去，他的声音，却越来越远了：‘又碰上一条河——又碰上一条河。’声音慢慢消失，变成了一声叹息。”

在整部作品中，主人公们各自都在经历着漫长而痛苦的“过河”之旅，恰如于艰难时事中举步前行，无止无尽。因此，“过河”的意象不仅仅指涉为达及彼岸的目的，更在于“过河”本身的或长或短的煎熬。期间，被销蚀的是对生命的热情和期待，是物化金钱世界律法、习俗击打之下的抗争的勇气。对丁妮而言，她对家族的忠诚、个人的智慧、勇气以及自我的牺牲，并没有使她一劳永逸地渡过生活的长河，相反，是重复不断地“又碰到了一条河，又要过河”。对繁难困顿的决断反倒使“过河”成为对于彼岸希冀的悖论——一次又一次人生无奈涉险的起点。就曾经身陷热恋而又忍痛放弃的她而言，对生活热情的拒绝一度成为一己自得世界的天然屏障，但新选议员多恩福特对她的热切追求，以及原先的情人过河溺亡，将她原本静谧的堡垒拆散了。我们不难理解作者的这一象征性情节的设计，而它又更能使我们揣度在本书接近终章之际，丁妮在那个宁静的深夜里，接受多恩福特求婚时那段对话背后的隐意——

（跪在地上的多恩福特说）

“丁妮，这是世界末日，除非——”

她把手放在他头发上，悄悄地说：“——这正是开始呢。”

毫无疑问，这场婚姻的开始是又一次新的“过河”——相对被拒绝的“末日”地狱的可能性——被接受的新“开始”的现实，却也未必是绚烂的“天堂”。

克莱尔的“过河”问题似乎要简洁得多，经历了不幸婚姻磨难的她，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与阴险恶毒的丈夫科文爵士的高异，

对于迷恋她的詹姆士，她有的只是怜爱而非爱情。在小说中，她是个异常特立独行的女子，是当时英国新时代女性的典型——不拘泥于虚伪礼俗，对个人经济与人格独立的追寻，以及——多多少少是这个男性统治世界压迫的产物——对爱的警惕与漠视。而在金钱准则把持的世界上，她无从顺利获得目标，甚至最终的婚姻的解脱也只能依赖金钱的帮助。读者可以发现，在克莱尔的喜剧性胜利的背后，隐藏的是抗争主体的缺失和原本注定的失败——胜利仅仅来自偶在式的支持（亲友的一笔意外之财，以及由此而生的戏剧化慷慨）。不幸的事实是，大地之上，依然阴霾阵阵。如此，读者自然也可以推想：在小说的结尾，克莱尔与詹姆士以同居的方式生活在了一起，但对于曾经沧海而心中并不冀望爱情的她，以及长时间等待、终于迎来盼望已久的爱情生活的他之间，又将是一次怎样的“过河”之旅呢？

或许，作者正是以“过河”的意象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这个法利赛人统治的世界依然未曾消弭，在金钱、物欲支撑下，人们的所有努力只能是“逐渐衰亡，化成尘土”，在一次又一次的困惑和艰难中，以“永远是个热情的角色”的勇气，继续迈向未知的长河。但也正因如此，在忧伤的挽歌中，我们方始能感受高尔斯华绥给予读者的另一种希望：因为“河”的存在，因为有“过河”的需要与勇气，我们眼前展现的却也未必是永远绝望的世界。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文学教授

韩忠华

2006年1月

第一章

克莱尔已经同殖民部的杰拉尔德·科文爵士结婚十七个月了。这时，她站在泰晤士河上一艘东方班轮放置救生艇的甲板上，等着船靠码头。时当十月，天气暖和，上午十点钟。可是，她穿着一件粗花呢外套，因为一路很热，她脸色苍白——一点不错，有点儿灰黄色——不过，她那双明亮的棕色眼睛热切地盯着陆上，淡抹唇膏的嘴巴张开着，因而，脸上显出常见的生气。她一个人站在那里，后来，有一个声音说：

“啊！原来你在这里！”一个年轻人打一只救生艇后面出来，站在她身旁。她没有回过头来，说：

“不折不扣的好日子！家里应该是很可爱的。”

“我想你至少会在城里待一晚吧，我们可以去吃顿饭，看一场戏。行吗？”

“亲爱的年轻人，有人来接我的。”

“真真该死，事情就要结束了！”

“总是该死个没完，事情还刚刚开始。”

他久久地看着她，突然说：

“克莱尔，不消说的，你总知道我爱你吧？”

她点点头。“知道。”

“可你并不爱我吧？”

“完全毫无偏见。”

“我希望——我希望你能热火一会儿。”

“我是个有身份的有夫之妇，托尼。”

“回英国是因为——”

“锡兰^①的气候。”

他踢了一下栏杆。“正当相处得很好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有说，可是，我知道你那个——那个科文——”

克莱尔眉毛一扬，他不吭声了；于是，两人都望着岸上，每时每刻都变得越来越顾虑重重了。

两个年轻人一起待在船上。已经将近三个星期，他们并不像他们所认为的彼此很了解。在那种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什么小事都不能做。只好听听机器的隆隆声，看看海水沿着船侧滑去，望望天上太阳的逐渐西斜，他们天天椅子靠椅子的促膝谈心，已经积聚成一种奇妙的动力和缓慢发展的热情。他们都知道他们已能无所不谈，而且无所顾忌了。说到底，他们是既无法离开船只，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做。他们一起跳舞，加上船身的晃动，不管晃得多么轻微，都有利于亲密接触。十来天之后，他们便安身立命地生活在一起。除了晚上仍然是各过各的，平时他们形影不离的程度超过一般夫妻生活。不想突然之间，船停了，他们也停了，于是至少有一方，也许是双方都觉得他们竟忘记了弄清彼此的底细，如今已是为时太晚了。他们烦恼，激动（并非毫无乐趣的），简直是无计可施，因为浑浑噩噩、得乐且乐的状况已告结束。他们的情况真是等于掉进海里的陆地动物一样茫然不知所措。

克莱尔打破了沉默。

“你的名字是詹姆士，可人家为什么叫你托尼？你还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就是那么回事。我希望你放认真点，克莱尔；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条该死的船就要靠码头了。一想到我不能天天看到你，我就简直受不了。”

克莱尔迅疾地看了他一眼，又把眼睛转向岸上。“多清秀！”她心里在想。他的确有一张鹅蛋形的棕色的清秀的脸，

① 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

显得很刚毅，但一下子就会高兴起来；一双深灰色眼睛一有心事就会眯缝起；带深色的头发！他人虽瘦，却很活络。

他抓着她外衣的一颗钮扣。

“你只字不谈你自己在那边的事，可是，我知道，你不快活。”

“我不喜欢那种爱谈自己私生活的人。”

“你瞧！”他把一张名片塞在她手里，“那个俱乐部总能找到我。”

她看了一眼：

詹姆斯·伯纳德·克鲁姆

咖啡厅

圣詹姆斯街

“这个咖啡厅可不是老掉牙了吗？”

“不错，不过，它还是相当‘要得’。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爹就给我登记了。”

“我有个姑父也加入这俱乐部——劳伦斯·孟特爵士，很高很瘦，弯腰曲背，总是戴着一副玳瑁框的眼镜，一见就认得他。”

“我会留神他的。”

“你自己打算在英国干些什么？”

“找个工作。好像一个人可以干的工作多着呢。”

“哪种工作？”

“除了教书和靠佣金的推销工作，什么都干。”

“可如今任何人都能随便找到工作吗？”

“不，前景不妙。我倒喜欢干经管地产或者跟马匹有关的什么事情。”

“地产和马都是两种逐渐消亡的行当。”

“我颇熟悉一两个搞赛马的人。不过，我想，到头来我会去当司机。你打算待在什么地方？”

“首先，不管怎样，去跟我家里的人团聚。如果你到家一个星期后还愿意见我，那么，到牛津郡康大福庄园就可以找到我。”

“我干吗要碰到你？”年轻人突然郁郁地说。

“谢谢。”

“啊！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天啊，船在抛锚了。载客的驳船放下去了！啊！克莱尔！”

“怎么？”

“难道你一点也看不出这意味着什么吗？”

克莱尔定睛看了他一下后，才答话：

“是。可是，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意思。如果没有的话，那我要谢谢你了，因为你帮助我度过了三个难受的星期。”

年轻人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儿，只有那种心里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的人才会如此默默不语……

人间的一切事情，开头和结尾都是乱七八糟的：造房子，写小说，爆破一座桥，以及眼前明摆着的，一次航程的结束，概莫能外。克莱尔在通常的一片喧闹声中，离开驳船上岸，投进了她姐姐的怀抱，小克鲁姆仍然随侍左右。

“丁妮！你多好呀，不怕这种吵吵闹闹的场面！我姐姐，丁妮·谢雷尔——托尼·克鲁姆。我现在行啦，托尼，去照顾你自己的东西吧。”

“我把芙蕾的车子开来了，”丁妮说，“你的行李呢？”

“我把行李都直接托运到康大福。”

“那么，我们可以立刻就走。”

年轻人送她们到车子那儿，勉强装出快活的神态，说声“再见”，车子便离开码头开走了。

两姐妹并肩而坐，彼此对望一会儿，又深情地仔细端详一下，两双手搁在坐垫上，握得紧紧的。

“啊，好妹妹！”丁妮终于说，“看到你，真开心！我弄错了你的意思了吧？”

“不，我不再回到他那边去了，丁妮。”

“不，永远，不？”

“不，永远，不！”

“啊，亲爱的，可怜的亲亲！”

“我决不深谈这事了，可是，已经是无法忍受的了。”克莱尔不声不响了，过了一会儿，突然头往后一甩，找补说：“完全无法忍受了！”

“他同意你回来吗？”

克莱尔摇摇头。“我是溜走的。他不在。我打了个电报给他，又在苏伊士运河那儿写信给他。”

又是一阵沉默。丁妮握紧她的手说：

“我总是害怕这种事。”

“最糟的是我一个子儿也没有。现在可有什么苗头，丁妮？”

“我想，全都是英国的老套，有什么苗头。”

“也许我可以养养狗——养牛头狗跟小猎狗杂交的那种狗；你觉得怎样？”

“眼下我说不出怎样。我们可以去打听。”

“康大福情况怎样？”

“我们勉强勉强过日子。吉英又出去找休伯特了，小娃娃留在家——现在还刚一岁，叫卡思伯特·康韦·谢雷尔。我想我们要叫他做‘卡夫斯’。他倒是个乖宝宝。”

“感谢上帝，我没有那种牵累！有些事情自有它的好处。”她的脸就像一枚硬币那样硬邦邦的。

“他对你说过什么吗？”

“没有，可是，会有的，等他弄清了我要这样做时。”

“有其他的女人吗？”

克莱尔耸耸肩。

丁妮的手又盖上她的手。

“我这事情不想让大家都知道，丁妮。”

“他会为这事回国来吗？”

“我不知道。如果他来了，我也不见他。”

“可是，亲爱的，你会弄得尴尬得要命。”

“啊，别为我操心。你怎么样啦？”她挑剔地看着她姐姐，